

寻访阿祝哥

○孟成功

阿祝哥,是我30多年前在林业系统工作时,认识的一位憨厚朴实、十分好客的山哥。那时,我才二十出头,跟着师傅跑遍了绍兴的南部山区,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收购国有木材。阿祝哥的家,便是我们工作的落脚地之一。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事。从城里到山里道路弯弯,每天只有一趟班车,坐车要一个上午时间。阿祝哥的家在两溪乡,我们每次去大多吃住在他家。记忆中,这是一间黄泥加石块垒成的房子,地面是潮湿的泥土。

阿祝哥大概比我大十岁,已经有两个儿子。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的两个小孩叫德军和德华。祝嫂看上去并不像山里人,她非常能干,也很热情。我们每次去,她总忙着到地里割蔬菜,然后拣来自家鸡生的蛋,或买些平时很少买的猪肉,麻利地烧给我们吃。两三下来,我和阿祝哥一家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时间一晃,又过去三五年。后来,我

调到了其他单位,但我心里一直忘不了阿祝哥一家。这期间,我曾经有三次去寻访过他们。

第一次,大概在1993年,我还是坐着班车去的。一路过去,记忆中的样貌并无太多的改变,只见泥墙、矮房、弯道,以及曾经班车停靠站的茶厂,还依旧保持着原貌。到了目的地,因为说不出阿祝哥的名字,我就用德军和德华的名字向村里人打听。但不知为什么,回答我的是同一句话:你再问问其他人。那次,我无奈而归。

第二次,已记不得具体年份,印象中又过了七八年。当时,我是陪同外地来的领导去参观舜王庙古迹,就顺便打听了。这次我明显感受到山区的悄然变化,崎岖弯曲的道路正在变直变宽,低矮破旧的泥房基本消失,山里的景、山里的人都逐渐透出生机。用了个多小时,我终于打听到阿祝哥在外打工的消息。可惜的是,因为时间关系,我未能等到祝嫂回来。

第三次,是几年前的一个秋天。因为家人没去过舜王庙,我便带上家人开私家车去的。这一次,我已经无法辨认过去的道路和景色,宽阔笔直的柏油马路一望无际;各具特色的崭新瓦房隐映在林间,增添了无限风光;路旁随处可见休闲农庄、特产商店、乡村市场。舜王庙作为一个旅游景点,也已建设得颇具规模。趁着家人游玩之际,我再次来到了阿祝哥家门口。可有人告诉我比较确切的消息:“他们家因小孩在外地工作已搬走了,现在很少回来。”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为阿祝哥一家高兴。因为无论搬到哪里,至少说明两个儿子是有出息的。这以后,我感到已很难找到他们了。然而,去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突然发现站在我面前的竟然是祝嫂。和记忆中的模样一样,祝嫂一点不显老,还是那么热情、好客。

祝嫂告诉我,阿祝哥先是到外地打工,后来德军成了建筑包工头,父子俩如

今在上海的工地。德华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后成家工作在首都。10年前,儿子出钱在绍兴城里先后两次买房,举家过上了城市生活。前些年因为要照顾孙子,所以很少回老家。后来几年回去,真是一年一个样。祝嫂还告诉我,她已三次去北京,多次参加旅游团,到过海南、厦门、大连等不少地方。

看着眼前开心快乐的祝嫂,突然想起了祝嫂曾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有机会叫德军和德华去找你。”现在想来,这句话包含着多少渴望啊!

正像祝嫂如今对我所说的,她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小山村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漫山遍野的绿色,整齐整洁的村庄;吃讲营养,穿讲得体;进屋乘电梯,出门坐轿车。

听了祝嫂的话,我想这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是啊,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有多少个祝哥、祝嫂,赶上了这一美好的新时代。

夜入西溪岭

○应红枫

山村的夏夜,总是点缀着闪闪闪烁的星光,而今夜清朗的月色,却使满天的星斗黯淡了不少。

约两三好友,踏着夏夜的朦胧,随心地拐入定海城区东南方的西溪岭。西溪岭,我喜欢这个地名,古人曰:山有水乃活,岭倚溪成景。信步走去,我不知已经是第几次到这名为“西溪岭”的小山村了。

“哟!好多红叶。”眼尖的同伴透过朦胧月色,看到了路上的红叶。我们的脚边,确实散落着好多红叶。我捡起一片通红的落叶,只看见它清晰的脉络,依然蓬勃着生命的律动。那片被我从地上捡起的红叶,我们相互端详了许久,相对着微笑起来。我在树桠间找到一个不起眼的缝隙,把它插了进去,帮助它重新攀爬上树干。

路边几座敞开式的院子里,一群孩童正在奔跑嬉戏着,银铃般的声音弥漫在这座小小的山村,给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平添了一份无拘无束的活力。墙跟外,一群摇着蒲扇或纸扇纳凉的老人,手边放一条方凳,搁着茶杯,敞开衣衫,惬意地拉着家常。道路两旁的民居,基本都是两层小楼,阳台、庭院都非常精致,矮墙外大多设置有长条型花坛,栽种着月季、百合、大丽花等花卉,抑或栽种一些丝瓜、蒲瓜之类,青藤蔓延在庭院的矮墙

上,把一幢幢农家小院别墅打扮得生机盎然。路基下的坡地里,栽种有玉米、豆子等庄稼,正值夏季,田地里的农作物显现着令人难以抗拒的诱惑。

顺岭而下,西溪岭的南面是一座蓄水量不大的小型水库,供当地村民用以浇灌田地。静谧的夏夜,水平如镜,透亮地倒映着今夜皎洁的月色。离水库不远,种植有一块面积约半亩左右的莲藕,在平坦的夜色里像是放置的巨大盆景。荷花开得茂盛,一支支白莲亭亭玉立在茂密的荷叶间,微风过处,分外婀娜。眼前显现的那一幕,活脱脱似朱自清笔下《荷塘月色》的场景。

随着月色下那方荷塘不断地靠近我,那些景致也更加细腻地逐一展现在了我面前。我们几个绕着荷塘的田埂走过,偶尔还听见几声零星的蛙鼓,穿插在水库溢洪渠泄下的流水声中,在夜幕里显得格外清脆。硕大的荷叶在我们齐腰的高度,舞动着华盖般的脸盘,挨挨挤挤地在我们前面,调皮地掩盖住我们脚下唯一的田埂小道,试图要让我们“兴尽不知归路”。

远山黛影叠嶂,近看沃野千顷,好一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农村风光!踏着蛙鼓声原路返回时,夏夜的星斗依旧灿烂,月光如泻,看得出几缕丝絮般飘动着的云彩。



喜庆的氛围

郭建生 摄

祝福新中国

○钟迪良

70年前
您从风雨飘摇中走过来
又从千疮百孔中站起来
70年来

一步步,将崎岖走成坦途
一天天,让梦想变成现实
70年中

江山几度春秋
苍海见证日月

站在新中国70华诞的当口
我们衷心为您祝福
祝福您的自豪
创造了辉煌的历史
祝贺您的伟大

铸就了民族之灵魂
祝福您的勇敢
经受了狂风暴雨依然挺拔
祝福您的坚强
抵住了内忧外患蹉跎岁月
祝福您的英明
牢牢掌握中华民族之命运
祝福您的精神
时代的步伐始终气势磅礴
.....

无论何时何地
我们华夏儿女
永远祝福新中国
更加繁荣富强

三代“打铁匠”

○钟伟

阿福出生在上世纪40年代。孩提时候,阿福的父母就得了一病相继过世。孤苦伶仃的阿福,在叔伯和左邻右舍的接济中活了下来。

童年的阿福,没钱上学堂,而是进了镇上的一个铁匠铺,跟着一位老铁匠当起了学徒。那时,大部分农耕工具都是由铁匠打造的,大到铁犁、铁锹,小到菜刀、剪刀,全凭铁匠手中一把小小的铁锤。

刚拜师学艺时,阿福什么都不懂,只能在一旁帮忙拉拉风箱,递递工具。别看简简单单的拉风箱,事实上是个技术活,因为风箱的出风口,连接着火炉,推拉速度的快慢,决定着炉火的温度和火候。老铁匠说,自己小时候,也是从推拉风箱入门,靠自己的观察,逐渐接触打铁,待熟练之后就可以担任打铁坯的工作了;等到技术成熟,师父认可后才能担当最后的主锤。

虽然,阿福年幼弱小,但也不可缺,因为每一次打铁的过程,都需要师徒俩携手合作才能完成。每当接到活儿后,老铁匠就会安排阿福负责生火推拉风箱,自己负责打制铁坯。师徒分工合作将铁坯用炉火烧熟,然后用大铁锤将其初步打制成雏形,最后用小铁锤精打细敲成所需的形状。

到了打铁淡季,老铁匠就会将自己的全部家当都装在一艘乌篷船里,带着婆娘和阿福走村入户,四处招揽生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好学的阿福很快就成为老铁匠的得力帮手,还主动担起“扛大锤”的重任。每每打铁时,老铁匠只要把铁块烧红放在板上,阿福便举起双臂将大锤重重地砸下去,火星四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阿福渐渐“百炼成钢”,长成了一个大小伙,还练就了一身结实的肌肉和巨大的力气。

老铁匠渐渐力衰,看到忠厚老实

又感恩的阿福,他放心地把铺子交给阿福打理,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阿福。几年后,阿福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取名建国。

原本,阿福希望建国子承父业,接手自己的打铁铺。但儿子却不屑一顾,职校毕业后,直接进了县城一家铸造厂。虽然心里有些割舍不下那个打铁铺,但阿福还是欣慰的,毕竟儿子也是与铁打交道。

儿子的铸造厂,阿福去过一次,感觉比自己的打铁铺牛多了,从熔炼炉熔炼到纯净铁水倒进模具成型,整个流程基本都是流水线作业,不再需要千锤百炼。车间里的熔炼炉比自己的火炉大上千百倍,不需要烧煤炭,炉内的温度也是自动化控制。车间里,制模机轮番喷洒着水雾和冷却水,设备旁的员工穿着厚厚的防护服,不再是灰头土脸的样子。

令阿福眼馋的是,厂里每天提供酸梅汤、藿香正气水等降温防暑饮品,比自己婆娘端出来的干菜汤好喝多了。车间里,还备有空调室,工作之余可以轮流休息,这样的福利,阿福是想象不到的。

岁月如梭。转眼儿子结婚生子,孙子酷爱科技,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专业从事3D打印技术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的高科技企业。该企业大到城市地标,小到微米级别的陶瓷工件,无所不及,无所不能。“传统打铁是3D打印的鼻祖,不过传统打铁靠的是眼力,3D打印靠的是电脑。”孙子的一席话,让阿福豁然开朗。

短短数十年,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左手握铁锤,右手持钳子,在光线昏暗的铺子内,将一烧红了的铁块放在铁砧上,锤子落下的刹那间,火星绽放……阿福知道,这个跟随着自己一辈子的营生,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渐行渐远。

爸爸16周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龄和新中国70华诞同龄。

在1957年反“右”扩大化中,爸爸在县委机关报代理总编辑任上,因向党组织提出自己的意见,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下放扫猪棚。1978年,受冤22年的爸爸恢复了党籍和职务,一直从事新闻报道工作至离休。

爸爸恢复工作之初,正好是我初中阶段,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应该说,爸爸的中、晚年工作和生活是充实和幸福的。上世纪90年代初,在我军校二年级的时候,有一门课叫《中国革命史》,我学习得非常认真。闭卷考试时,最后一题是:“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胜利建立新中国?”我按照书上的答案,一条一条写上去。

试卷发下来,我得了100分满分。

我军校毕业分配到云南蒙自空军机场,一年多后,到军区空军

机关学习从事宣传工作。

我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一人伍,我将自己的满腔热情放在刻苦训练、认真写作上。即使我的笨拙,但我在训练团新兵中队就是黑板报主编。人家中队两个星期出一期黑板报,我一星期出一期黑板报。8个月新兵结束,我是全团“优秀士兵”之一,名字在团宣传名单栏里排名第一。

考上军校后,我担任了学员模拟中队指导员、党小组长、马克思主义哲学小组组长、宣传组组长。我撰写的论文获得院“十佳论文”之一。毕业时,从北京调来的系政委告诉我:“本来院首长要接见你,你对毕业分配有什么想法?”我坚定地回答系政委:“我没有任何想法。”系政委说:“好!我就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云南蒙自,然后入伍到北京工作的。”于是,他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下了8个大字:“志存高远,志在四

方。”并送了我一套军旅修养的书。

我在军区空军机关学习电视宣传期间,发生了一系列故事,包括第一次到北京参加会议、第一次走进中央电视台大楼等。在我回云南蒙自的饭桌上,老处长告诉我:“在师、团政治机关再锻炼一下吧。”当时,我也不知道老处长的话是不是安慰我。

回到云南,由于我在军区空军机关突出的宣传政绩,在团里荣立三等功,并由特设师技术军官改任团政治处宣传保卫股干事。

回顾1975年的一天,爸爸在猪棚收工送我上学去,那天是大雪天,4个驻守的解放军叔叔在大门外的雪地里,正在维修军用通讯线路,爸爸急忙请他们进屋吃饭取暖。

放学回家,我们看到碗底下

叠放着钱,家里打扫得很干净。

解放军叔叔们非常亲切,后

来他们每次来县城,总让我坐上军用三轮摩托车在县城兜一圈,还给我买两角钱的芝麻糖。一个叫“王班长”的叔叔复员了,他特地来看我们,还送了我一枚五角星,我保存至今。每次学校老师布置作文“我的理想”时,我总是写:当一名解放军。在我的心中,祖国和解放军是紧密相联的。这也是我要去当兵的理由!

每个人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个国家也同样如此。我们不苛求新中国不走一点弯路。只要我们心中有理想,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联,祖国的未来将越来越好。

现在,我们军校同班同学大多走上了军、师、旅、团等各级领导岗位,正在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贡献他们的聪明才智,我为这些军校的同学感到骄傲。

在未来的道路上,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肩负前辈的期望,开拓出灿烂辉煌的前程。

航迹

——写在南湖红船边上

○陈灿

如果有一条梦想成真的路
那一定是从上海滩石库门
通往北京城天安门的那条道路
如果有一池与世无争的湖水你看一眼
却能让人产生如同看见大海的感觉
那一定是浙江嘉兴平原上的那个南湖
如果有一条小木船内心也有一个浩瀚的远方
那一定就是嘉兴南湖的那条小红船
那一条小小红船承载着一个政党的日升月落
承载着一座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江山的不变航向

此刻我正临风伫立在南湖岸边那条红船身旁
我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接受她给予的精神滋养
这是一个党诞生的摇篮啊
是我和我兄弟姐妹洗心的地方
面对她一道思想的光芒浮出水面
我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磅礴力量
顷刻注入我的血脉强大我的心脏

我深情的笔尖再一次深入这一湖红色记忆
探入一个民族的初心和一部党史的根部
我看到当年上海滩几个神秘的游人
在黑洞洞的枪口下目光扶着很紧的风声
来到嘉兴南湖风雨飘摇中的那条船上
他们的手紧紧相握着灵魂与灵魂也握在了一起
握出了一个民族和家国的底气
从此镰刀与铁锤走到了一起思想与思想深深相依
从此一个民族有了自己清晰的航迹
后来走出这条游船的十几个人变成了一群人
后来这样一群人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一条人间奇迹

一个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从不摸枪的伟人
用手中的笔杆子写尽了枪杆子里装着的全部心思
字里行间起承转合中完成迂回包抄
将军行路在线一首诗词里分行排列
让流血伤残以及沼泽地中挣扎的手指
像石缝里拼命往外生长的嫩枝没有一丝伤感

一个战士在窑洞把自己的青春烧成一块好砖
一个伟人从一块烧砖的煤炭里提炼出一句经典
让轻的如鸿毛让重的如泰山
压住俗世的轻浮垫高百姓的心愿
惜墨如金的伟人最后用一阙绝世辞章向旧世界告别
“俱往矣”“换了人间”

风吹麦浪啊遍地舞动金黄
梦中母亲在星光下瞧着月色磨镰
父亲从雁叫声里收割了满心欢喜
没有一穗麦子没有故乡
没有一滴水来历不明
每一条道路都有自己的起点
每一条航迹都有自己的根系

96年后十月的一天阳光洒满山水江南
一位新时代的领路人带着他的战友们
从北京赶赴上海又匆匆来到南湖岸边
伫立在地球东方一个平静的湖畔
深情瞩望着湖水中那条小小红船

“一个大党诞生于一条小船”这是他十年之前

曾经站在红船边上发出的肺腑言

今天他站在这里再次向红船庄严承诺不忘初心

永远追随一支穿草鞋的队伍踩踏出来的道路毅然前行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闯过了千重关隘走过万重雪山

那一条路呵越走越红越走越宽

从南湖到南海从一条小小红船到海上阅兵

波涛汹涌中的那一艘巨轮旗舰大海里航行

舵手从容擘划出新时代的清晰航迹

那双手曾为弘扬红船精神新建的纪念馆奠基

</